短篇论著

文章编号:1000-5404(2013)04-0360-03

外显自尊在中学生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的中介和调节效应

周 英[1],姚荣英[2] (233030 安徽 蚌埠,蚌埠医学院:护理学系[1],预防医学系儿少卫生学教研室[2])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学生交往焦虑的状况,探讨亲子依恋、外显自尊和交往焦虑三者之间关系以及外显自尊在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间的中介和调节效应。**方法** 采用交往焦虑量表、亲子依恋量表和外显自尊量表于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对蚌埠市龙子湖区和禹会区4所中学2 791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不同程度师生关系、不同程度同学关系的中学生交往焦虑得分比较差异显著($P<0.01$);父母总依恋、父依恋、母依恋与交往焦虑之间均呈负相关($P<0.01$);外显自尊与交往焦虑呈负相关($P<0.01$);外显自尊在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大小分别为43.35%和49.74%;但外显自尊在亲子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中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 引导中学生改善亲子关系,正确把握自尊弹性,可缓解和降低中学生的交往焦虑水平。

[关键词] 中学生;交往焦虑

[中图法分类号] R179;R395.6 [文献标志码] A

交往焦虑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和行为常见的问题之一,主要表现为害怕他人负面评价、社交回避、新环境适应不良,并与错误的认知、行为、社会情感相联系[1]。交往焦虑会使青少年消极关注他人行为、敏感地评估他人,已成为人际交往中重要的压力源[2],如果得不到及时改善或矫正,可能发展为社交焦虑障碍。国内调查表明[3-4]大中学生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达8.15%,特征性认知模式、自我评价、家庭亲密度和自尊等均与社会焦虑有密切的联系。亲子依恋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亲密情感联接,可以使儿童获得独立,是个体发挥社会交往功能重要的组成部分[5]。自尊是自我意识的核心,是个体对自我的情感评价,在人际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低自尊的青少年社会归属感较弱,拒绝积极的社会调节系统[6]。本研究试图探讨中学生亲子依恋、外显自尊和交往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交往焦虑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于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对蚌埠市龙学湖区和禹会区中学进行问卷调查。按中学类型(重点和普通)进行分层,分别选取2所重点和2的普通中学,在初一至高三每个年级中随机整群抽取3个班,被抽取班级所有学生为调查对象。2 791份问卷全部收回,有效问卷计2 626份,有效率94.09%。男生168名,女生1 158名;初中生1 392名,高中生1 234名。年龄(14.68±1.81)岁。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情况问卷 自行设计一般情况问卷,包括性别、年级、年龄、师生关系及同学关系等。

1.2.2 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7] 量表由15个自陈条目组成,采用Likert五点评分,总分15~75分,分数越高交往焦虑程度越高,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观社交焦虑感受的倾向。国内研究[8]该量表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和校标效度。本研究IAS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9。

1.2.3 亲子依恋量表(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9] 采用父依恋和母依恋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含25个相同条目,1~5级计分,得分越高安全依恋越高,可全面评定青少年依恋品质。国内研究[10]父依恋表和母依恋表表信度分别为0.794和0.847,本研究父依恋表和母依恋表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05和0.843。

1.2.4 外显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11] 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4级评分,总分10~40分。高分代表高外显自尊,是个体对总体自尊状况的自我报告测量工具。国内研究[12]该量表Cronbach系数为0.86,3个月后重测系数为0.84。本研究SES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0。

1.3 调查方法

施测前对课题组主试(在读硕士研究生与中小学生体检站医生)和被调查班级的班主任进行培训,取得中学生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问卷测评。施测结束后由主试当场统一收回问卷。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使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分析。交往焦虑的单因素分析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LSD检验,交往焦虑与亲子依恋、外显自尊的相关采用Pearson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972496)

[通信作者] 姚荣英,电话:(0552)3175225

[优先出版]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095.R.20121219.1739.009.html(2012-12-19)

相关分析,中介及调节效应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中学生交往焦虑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和学段的中学生交往焦虑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程度师生关系、不同程度同学关系的中学生交往焦虑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经LSD检验,其中师生关系较好的中学生交往焦虑得分低于关系一般者和较差者($P<0.01$,$P<0.05$);同学关系较好的中学生交往焦虑得分低于同学关系一般者($P<0.01$)。见表1。

表1 中学生交往焦虑的单因素分析 ($\bar{x}\pm s$)

项目	人数	交往焦虑得分
性别		
男	1 392	43.82±8.99
女	1 234	43.86±9.79
学段		
初中	1 468	43.53±9.22
高中	1 158	44.19±9.49
师生关系		
较好	1 237	42.13±9.06[ab]
一般	1 332	45.33±9.37
较差	41	45.39±9.20
同学关系		
较好	1 831	43.05±9.22[a]
一般	743	45.64±9.50
较差	28	46.00±8.02

a: $P<0.01$,与对应关系一般比较;b: $P<0.05$,与对应关系较差比较

2.2 中学生交往焦虑与亲子依恋、外显自尊的相关分析

中学生交往焦虑总分与父母总依恋、父依恋和母依恋之间均呈负相关(r分别为-0.179、-0.151、-0.162,$P<0.01$);交往焦虑总分和外显自尊呈负相关($r=-0.299$,$P<0.01$);父母总依恋、父依恋和母依恋和外显自尊均呈正相关(r分别为0.404、0.342、0.360,$P<0.01$)。

2.3 外显自尊在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的中介效应检验

亲子依恋、外显自尊与交往焦虑三者均存在相关,采用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13]。表2所示,外显自尊在亲子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发挥中介效应,即亲子依恋对中学生交往焦虑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外显自尊实现的。外显自尊在父依恋、母依恋与交往焦虑之间中介作用大小分别为43.35%和49.7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分别为68.16%和66.68%。

2.4 中学生外显自尊在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的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检验外显自尊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之间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13]。先分别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再分别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构成的乘积项纳入回归方程。如果乘积项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则认为调节效应显著。表3所示,乘积项的偏回归系数均不显著($t=0.130$,$P>0.05$;$t=0.630$,$P>0.05$),则外显自尊在亲子依恋对交往焦虑中没有调节效应。

表2 外显自尊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检验关系	标准化回归方程	SE	Beta	t	P
父依恋→交往焦虑					
第一步 父依恋→交往焦虑	y=-0.636x	0.082	-0.151	-7.763	0.000
第二步 父依恋→外显自尊	w=0.794x	0.043	0.342	18.560	0.000
第三步 父依恋、外显自尊→交往焦虑	y=-0.225x-0.518w	0.084	-0.053	-2.674	0.008
		0.036	-0.285	-14.317	0.000
母依恋→交往焦虑					
第一步 母依恋→交往焦虑	y=-0.746x	0.089	-0.162	-8.371	0.000
第二步 母依恋→外显自尊	w=0.911x	0.046	0.360	19.708	0.000
第三步 母依恋、外显自尊→交往焦虑	y=-0.279x-0.512w	0.092	-0.060	-3.031	0.002
		0.084	-0.281	-14.088	0.000

表3 外显自尊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之间的调节效应检验

检验关系	标准化回归方程	SE	Beta	t	P
父依恋→交往焦虑					
第一步 父依恋	y=-0.225x	0.084	-0.053	-2.674	0.008
第二步 外显自尊	-0.518w	0.036	-0.285	-14.317	0.000
第三步 父依恋×外显自尊	y=-0.024-0.226x-0.518w+0.002xw	0.014	0.002	0.130	0.897
母依恋→交往焦虑					
第一步 母依恋	y=-0.279x	0.092	-0.060	-3.031	0.002
第二步 外显自尊	-0.512w	0.036	-0.281	-14.088	0.000
第三步 母依恋×外显自尊	y=-0.065-0.283x-0.512w+0.010xw	0.015	0.012	0.630	0.529

3 讨论

中学生交往焦虑在不同性别和学段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国内研究结果相似[14-15],可能因为男女生在学校拥有同样的社交机会,交往焦虑水平也基本相近;初高中学段学生都处于青春期,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主观上都期望与他人交往,但又面临交往中的焦虑和困惑。不同程度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的中学生交往焦虑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师生关系较好的交往焦虑得分低于关系一般者和较差者;同学关系较好的交往焦虑得分低于同学关系一般者。可能因为师生关系欠佳者与教师缺乏课堂以外的情感交流和沟通;而同学关系欠佳者更容易被同伴拒绝,使其情感支持和交往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引起人际敏感和焦虑情绪。Peng 等[15]也认为,师生、同伴关系良好的学生不容易产生愤怒和敌意情绪,能实现积极的自我价值感,塑造稳定的人际环境。

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呈负相关,即安全依恋越高的中学生交往焦虑水平越低。Bowlby 的依恋理论中的"内部工作模型"认为,良好的亲子依恋扮演着"安全基地"的角色,与父母的密切接触中形成对自我和他人的稳定认知,以无意识行式影响人际交往中的情感、情绪和行为[5]。中学生外显自尊和交往焦虑呈负相关,即低自尊的中学生交往焦虑水平更高,这与国外研究结果一致[16]。Vandellen 等[6]认为低自尊者经历更多的负面社交体验,降低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性,而产生社交焦虑和回避行为。

外显自尊在亲子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亲子依恋既直接影响交往焦虑,又通过外显自尊产生间接影响,即解释了亲子依恋到交往焦虑的路径。外显自尊的中介作用大小分别为 43.35% 和 49.74%,这和 Yun 等[17]研究结果相似。个体与父母建立安全稳定的情感依恋能形成更积极的自我概念,维持较高的自尊水平,更加乐意与他人交往。郭晓薇[18]也指出从认知层面提升中学生的自信和自尊水平,构建良好的自我评价体系是避免交往焦虑产生的一个重要举措。但自尊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可能与不同的亲子依恋水平在中学生这一群体发挥的作用强度有关。自尊水平的高低不确定能影响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之间关系的强弱和方向。姚玉红等[19]认为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自我同一性混乱,自尊水平还不稳定,可能导致调节效应不佳,这一时期的中学生主要的心理发展任务是界定自我感,在群体中确定自我角色和地位,在良好的社会情感中促进人格的独立。

参考文献:

[1] Brumariu L E, Kerns K A. Mo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Social Anxiety Symptoms in Middle Childhood[J]. J Appl Dev Psychol, 2008, 29(5): 393-402.

[2] Moriya J, Sugiura Y. High visual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in trait social anxiety[J]. PLoS One, 2012, 7(4): e34244.

[3] 肖融, 吴薇莉, 胡峻梅, 等. 成都市大中学生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及发病影响因素分析[J]. 四川大学学报: 医学版, 2006, 37(4): 636-640.

[4] 苏卫涛. 研究生社交焦虑与家庭亲密度、自我评价的关系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0.

[5] Rees C A. Thinking about children's attachments[J]. Arch Dis Child, 2005, 90(10): 1058-1065.

[6] Vandellen M, Knowles M L, Krusemark E, *et al*. Trait Self-esteem Moderates Decreases in Self-control Following Rejection: 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Account[J]. Eur J Pers, 2012, 26(2): 123-132.

[7]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230-232.

[8] 叶冬梅, 钱铭怡, 刘兴华, 等. 社会交往焦虑量表和社交恐惧量表的修订[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2): 115-117.

[9] Scragg R, Reeder A I, Wong G, *et al*. Attachment to parents, parental tobacco smoking and smoking among Year 10 students in the 2005 New Zealand national survey[J]. Aust N Z J Public Health, 2008, 32(4): 348-353.

[10] 臧运洪, 赵守盈, 陈维, 等. 用项目反应理论修订父母同伴依恋量表[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 30(2): 22-27.

[11] Aguirre A A, Alonso-Castillo M M, Zanetti A C.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Self Esteem in Adolescents[J]. Rev Lat Am Enfermagem, 2010, 18(9): 634-640.

[12] 李虹. 心理健康的测量: 自尊量表和情感量表的比较[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4, 20(2): 75-79.

[13] 温忠麟, 刘红云, 侯杰泰. 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 70-103.

[14] 吴琛. 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归因方式及社交焦虑的关系研究[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2009.

[15] Peng Z W, Lam L T, Jin J.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ocial interaction anxiet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J]. East Asian Arch Psychiatry, 2011, 21(4): 135-141.

[16] de-Jong P J, Sportel B E, de-Hullu E, *et al*. Co-occurrence of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in adolescence: differential links with implicit and explicit self-esteem? [J]. Psychol Med, 2012, 42(3): 475-484.

[17] Yun E K, Shin S H. The actor effect and the partner effect of self-esteem and mother-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on depression in mothers and adolescents in Kirogi families according to adolescent´development stage[J]. J Korean Acad Nurs, 2010, 40(5): 620-630.

[18] 郭晓薇. 大学生社交焦虑成因的研究[J]. 心理学探新, 2000, 20(1): 55-58.

[19] 姚玉红, 刘亮, 赵旭东. 不同性别低年级大学生的自我分化与心理健康: 自尊的调节作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1, 25(11): 856-861.

(**收稿**:2012-10-11;**修回**:2012-12-03)

(编辑 吴培红)